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淮海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海集選序

呂居仁稱少游。文字自學西漢。而捫蝨新話。則謂其刻露不甚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實則二說皆似是而非。西漢之文。藏鋒而內轉。響堅而不楞。文綺而非靡。少游發露無遺。去西漢遠矣。集中如魏景傳。及心說。皆直造蒙莊之室。爲東坡集中所無。又弔鎛鐘文古色斑斕。又與東坡殊其狀兒。唯策論。則與東坡同一軌轍。呂居仁稱其學西漢者。殆指鎛鐘之文。而陳善之斥其不及東坡者。以東坡之文。恣而有檢。趣而能韻。廣渺浩瀚中。能自爲收束。此少游之所短也。實則學東坡之似者。無若少游。此少游之所以不及東坡也。楊西亭學石谷之畫。酷似石谷。人亦知有石谷而已。何必西亭。然余之選評淮海者。蓋世人多震淮海之詩及詞。而不

及其文。亦一憾事。故取以問世。亦欲少游文章之光氣。不沒於人間也。辛酉嘉平閩縣林紓識



淮海集選目錄

淮海集選

黃樓賦 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横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旣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繄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偸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歷之以玆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以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坵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殽核以爲儀儼雲髻以侍側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遒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韙哲人之

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覩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子瞻謝詩云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我　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天作遺公句不是說樓正以此樓塞河患後始成故接處即承起河決其下慮異日之復然則文中鎖筆也哀彈豪吹以下四語眞擬得宋玉之精華自是才人極筆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寄老焉予時實從與見其事願揚搉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嬈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厲疫其出遊也南則峯巒綴亙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卻顧項王之亭龍窟呀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則惠濟眞相二刹相望殿寢中開四注脩廊開從游子於焉相羊洗燎茗飲樂未渠央西則赭落之前三井天出幽泉白浪明晦如一旁輸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游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所聚會魚鼈之所充斥芡菱蒲蓴毛髮之富波及鄰國其入居也則閉關卻掃反聽收視內外既進與妙自會淑乎若玉淵之澄枵然如槁木之廢

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於國門之外酒闋升車望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末句見微旨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狀爲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洸魄陰憤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瘠瘍癰筋淫血欣瀨汩之蹔遊悅幽憂之隱脫以沐則髮澤以頮則膚悅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巳牛馬之暍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鏁陰投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濯以流焦溪乏罥蔓之飾沸潭謝鑿取之遊其餘酒釁所發膠鹽是滋毀懷千金飲狂一國哀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

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煙菲掩溽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擅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輾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潗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彼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子瞻跋云。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大虛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詠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溷。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汙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病也。泉固無所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元豐元年。十月五日。

光怪陸離中音調諧婉直逼蕭穎士非李華所及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翅翮摧傷。而弗能飛翻。雖雌雄之相從。常悒悒其鮮

懽。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嘆。圃吏告予曰。此紫薇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俯仰於賓椽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超搖而自得。逮公之去。於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雞鶩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戺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間一遇而嗟咨。余聞而嘆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於清冷之淵。隨林邱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皋。聲聞於天。若然者。又豈衞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言下若不勝其慨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偸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

唐虞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奸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

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髣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小人得罪君子君子雖有權不之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卽無權亦必報復猶之胡人以殘殺爲生業舉族皆能戰中華文勝言戰非其匹也文決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論行文尤警醒動人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悔悔。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譏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

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使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蘖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啟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此非論體直是一篇辯證之書明白曉暢極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宏而風節厲。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

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旣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才。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大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杙。稍修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梫樠軸解。亟沈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幷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崟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蘖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

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巖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文卽勿以寸朽棄連抱之材意推闡而辯明之讀之頗有英爽之氣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

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也。夏商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

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此篇立論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

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者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殂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此篇決弊精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

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邅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擧於耕。或擧於版築。或擧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人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

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皆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以資望定入仕之途復能指出太用資望者之弊大有分風擘流之能力

官制下

臣聞國家承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

加。而法制亂。淸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也。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已。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衞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僥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勵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崇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

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祿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痛論寄祿格之弊自是見到當日陞轉濫處然易極則國家慶賞窒而不行句語如鐵鑄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瘡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狠。而吳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

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人。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諭。而豪傑之將。得以成其功矣。

宋鑒於唐藩鎭之禍故無特將專師之人用一狄武襄猶懷疑忌而進退賞罰盡付其人能

動聽邪然文字實切中北宋之流弊

辯士

臣聞兵之大概。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覯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辨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御。喩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慴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追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鈎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

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偸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噎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得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尙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眞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鎭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其敍三德五機大似素書至論戰國之辯士謂事求遂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不問義之存亡語如鐵鑄一字不可移易想長公見之亦當卻步文前緊後鬆眞舒暢自由之作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揔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擾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凊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己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

耶。昔楚漢之強弱。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有戰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走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憝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傅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則相向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此文純學孫子十三篇中間引據古事妙不卽說出先將其所以然及所當然辨別分明以下始將史事分疏此是行文先占便宜處若先引古事而後加以論斷便是一節史評不見論斷之能矣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棋。縫革爲鞠。亦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旣遣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

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瞭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鶉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通篇用譬喻及徵引初不足異收處以冷雋語點醒覺前半常調爲之一洗而空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

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為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攖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攖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擣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擊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擣。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俯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

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鋦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遜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大旨全在禽賊禽王亦是常解然招降窮治兩弊卻說得切實無倫其曰負罪者未必死被汙者必不免窮深極邃文無遺義髣髴蘇家議論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卽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巳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

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飢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委錄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威惠所以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捕斬。吏追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

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尙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愼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淸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任法不任吏一語直道破千古治盜流弊中間雜引古事固是賣弄家私然眉目井然使少年見之則亦不至廢書而不讀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廝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辨。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有之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齧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竄。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亦有椎魯少文。獨可以屬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淸。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

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愼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鎭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綖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彌盜。嘗有此說。秦公謂有搢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

方鎭皆選列校以主牙兵是唐藩鎭之漸也欲用以收羅庶雄則先以士人爲雉媒議論可云奇闢然不可行也而行文自饒英氣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養生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

烹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游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廏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遊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揚。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卽

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眞儒用之哉。

據禮以爭。立論甚正。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釐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宏。牧邱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邱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旣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

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宏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宏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嚴助吾邱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唯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石慶終於相位謂爲田蚡之所致具史眼如炬凡精明強毅之君恆懼爲人所劫制其視柔儒之臣固屬無用然正恃有己之精明使之備位亦不至自掣其肘此石慶之所以得全也蓋有田蚡之跋扈所以曲全石慶之無能既揭漢武之心亦形石慶之劣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衞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部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鏌鎁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

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衞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亦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此論殊平平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淸。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淸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淸。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淸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

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名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之人恥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之淸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爲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姦而已。

拈一時字是說不得已也太邱等於李東陽顧太邱爲時所諒官不高而行高也東陽則病在位高而又不及時而去故無諒之者文言身可詘道不可詘其辨甚微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軫。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

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幷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爲知言也。

文隨引隨結氣定神閒末段奇峯陡起始折入田豐氣力極偉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幷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幷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

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案此下似有缺文）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獨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魯肅沈厚而見遠。周瑜聰明而量狹。謂借荊州正肅所以保吳。當時情事未必有此。然論自

新闢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不答。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

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趙穿弑君盾使之迎立新君是欲以勞掩罪此不待辯而知其包存禍心傳固但述其事然微旨即見諸敍事之中文言經誅志傳述事二語眞成鐵案中間論疑似之獄甚有理解天下正於疑似中窩藏無數罪人耳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汙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爲桓温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温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

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汙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

王儉之不及謝安自是常解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御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

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敍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集諸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邁。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說韓氏雖未盡其妙文能以杜爲配先主後客亦文心之變幻處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

以爲。唐室方鎭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機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兒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偸爲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鎭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槖駞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言得兩

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唐之失不止不圖范陽尤在分任賊將有一祿山而田承嗣李懷仙諸人皆祿山也當日若直搗其巢草薙而禽獮之則賊將當慄懼將不敢有分符之望言至切中流弊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

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推度白敏中之心以黨牛故決爲贊皇所惡似非妄語文之援引成案確不可易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眞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眞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

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邱。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幷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爲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爲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敝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幷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眞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論大小堅脆卓然遠識似陸宣公疏中語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與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謂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俯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踈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

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般礴。元君曰。是眞畫者也。夫解衣般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眞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克踐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陳直躬畫東坡曾題其上曰野鶴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蓋稱其體物之工夫直躬爲偕子尙見賞於東坡則偕之畫雖不傳之後而淮海稱之決非虛語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縉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

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沖子云。太沖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眞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炁眞炁也。氣穀氣也。眞人眞炁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穎脫彊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眞。於是趍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趍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可概見於世。如古之所

謂隱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幷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力闢寂滅導引二家斷之以玄同其解甚高所謂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卽莊子所謂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意脫胎而來蓋與化爲體氣聚而生生爲我時氣散而死死爲我順一不關懷卽所謂冥然日用而不知也眞人蓋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有所不爲同叟言多詞費故少遊以數語斷之其識高於同叟也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遊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己於物。沈眞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

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眞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俯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卽心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者。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眞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

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眞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此篇注重在聖神二字所謂無心忘有者卽太沖莫勝也沖虛不見優劣卽不見勝負優劣勝負皆出於心旣有此心卽不能淡然常得泊然無爲何能造於玄默故惟聖人始能忘有其云無所取捨死生不得與之變卽未始出吾宗也宗根極也未始出卽未嘗出未嘗出則眞在矣變化無常而常根諸冥極未嘗有外未嘗有外則何所不在任世之變化頹靡而神人不變也理本莊子之應帝王而少遊強之以己意頗足耐人尋味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並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幷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閤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閤下謂蜀之錦綺。絕妙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

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尙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東坡所長豈但文章少遊知東坡深故言之眞切

與蘇公先生簡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穢。無足觀覽。比之塗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幷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幷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語近晉人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嬸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娶。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尙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飢。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壒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慚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幷辯

才法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爲書。已刻成。尙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郤乞幷此書轉到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眞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述瑣事初無俗調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鎭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踰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

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擕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卽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盛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俱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喩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喩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晉人小簡多言俗事而偏不俗由胸次高尚耳此書乃酷類晉人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暮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眞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

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亭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幷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幷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黄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歲餘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魯直小簡甚佳此作亦有意追摹之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淸塵。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舉。僥倖萬一之遇。旣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供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頤。以副與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

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文頗矜重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且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遊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末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簡約有致

與黃蘇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顛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惘惘。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此書頗有情文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眞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遊。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卻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仍並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

爲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公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緻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値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寶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顒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顒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黨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錄去。且錄數篇。嘗一臠。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今封去。如辨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摹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爲潤色。開時令盡黑爲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爲渠取字曰聞復。玆

取楞嚴所謂閑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凋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此簡中敘無數事卻隨節斬截自關筆妙

弔鑄鐘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鑄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耶。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置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鑄鐘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乘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姬姜。夕爲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躓。

猜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辟。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鑄鐘。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賚。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瓌偉。而偶沈於幽陋。辱泥塗之汙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邊月紘之幾轂。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覯。謂庭實之是充。幾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雖爲之磬。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枹。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鐘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凰。介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渠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豈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鐘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銍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爲鼒。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

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呼鑄鐘又將奚卹

豈止惜一鑄鐘亦寓悼惜人材之意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冱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蝮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挹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嗌未足爲快徂酉盡戌澳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耤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靡綆注缶揮以大篴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懟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跅弛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僉銘木揉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臧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燿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瞢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瞶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於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於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

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無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呿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此脫胎送窮之文奇警黯黑滿紙突兀自是才人極筆首一段寫瘧之狀僕則五次嘗之一無差謬眞善於體物矣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厥有丕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翺翔。歲在執除。爰請於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張。於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卽窀穸。漠然聲光。二聖震驚。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賓舍于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北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車。

人具盡傷。悲來塡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此祭獻肅文也公諱綘封康國公所謂伯氏仲氏並及仲文持國也文亦雅逸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爲春官所卻。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逼當世之務。其詞奥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爲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褎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爲萬戶侯如以契劵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鎭海軍節度判官。是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䘏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名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僨之易耶。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興。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死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弟友愛。爲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夫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尙幼。以卒

之年。葬於開封府雍邱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鑱銘而納之。

銘曰。帝初臨軒。策士於庭。有器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閶闔玉堂。行矣翱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爲嗟吁。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壖。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文極嚴潔銘詞亦淒咽動人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眞州揚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旣升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

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彊勉。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於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鑴詞幽墟。以照不腐。

清簡有致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昰之季女。年十九。歸同郡陸氏。爲承議郞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於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孎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尙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爲囑。至於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

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

惟夫人。冑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虞氏直一常婦人本無可紀以陸承議之言嘉其有情而為之辭末數語頗有韻致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人。非有冒頓強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蛇豕微種。乃為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蹟。然後知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為之。裔夷何足責也。任公諱伋。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熙寧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僰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箇恕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亂者八安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

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即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爲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曾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弟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於小夷。宜斬節歸券。賞以納亡之罪。則乞弟憚威而懷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於羅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至瀘。逗留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遽分屯奏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斬存寶於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廣進兵抵乞弟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

降而還。天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一切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爲之。初、公旣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爲。卽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掩擊。乃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旣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旣歿。爲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寃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爲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旣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軾。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爲之記。余嘗從翰林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爲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於遂州西禪佛舍。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於光山縣淮信鄉午步原。其世系官邑。御史頓君。旣爲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於墓原。以備史官之擇云。

通幅爲任公理枉入手卽痛斥部使者之開邊敘任公兩次定策皆不能用且含寃至死文

於字裏行間皆寓怨憤其使氣處較蘇長公爲遜然提挈安頓亦自有法

書王蠋事後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剟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卽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鼠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卻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尙何存。今刼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

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愧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徵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於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扼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愼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

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凡論古之文有關係者亦不過一二語此文浩瀚流衍極力馳騁讀者目迷五色乃不知其關係處在田單之復齊由王蠋激之則蠋之於齊關係爲不少矣有是大關係而史公不爲立傳故少游爲之書後卽韓公之傳許遠歐公之傳王鐵槍也文人讀書得間往往爲不可磨滅之文字如此類者是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沜。躡宮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沖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信手拈來初不經意然頗無俗調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鷙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槖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日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跋尾跋諸巨公尺牘之尾也因諸公之重無悔則不能不敍其生平然家有名兄不能不聯彙出之觀其下筆時與尺牘若不相涉收束一語全神皆動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掠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與州境上。遇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釦劍。洎一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眞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與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遺事補傳誌傳之所不及安陸事以天語實之頗覺骨重神寒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觀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摹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邕浪釋辰宿一帖。與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遊。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揚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

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與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不無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迹。則書契遂詳。始於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十餘萬言。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

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眞者猶疑非仲尼書。又况依倣爲之者歟。

史籀李斯書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邽人程邈。得罪繫雲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邈爲御史。

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蟲書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并爲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銘爲眞蹟。二世銘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眞。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存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鍾繇書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思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曆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己亥。三曆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爲非眞焉。

懷素書

懷素唐僧。字藏眞。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眞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爲眞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張芝。言書爲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

昔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蓋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爲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眞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目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通解自序言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然考處甚精覈而疑處亦極有理當時精考據者以劉貢父爲最常笑歐九不讀書以集古錄歐公有言皆引貢父故貢父從而輕之少游與貢父同時此數篇之文語語皆有根據然長公文字則未嘗有此懷素篇末措語神似歐公則少游似又學歐公矣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飮。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醟醉

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眞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燕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卽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邪。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沈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懽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耶。圖中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凡負大名者古書古畫經其審定人多不敢異議龍眠精於畫而又博雅未必無見而然少遊但以圖中人狀態決其非醉卽由醉字生出波瀾至以鈍僧比龍眠書生自喻由畫中被冤之客跌落文潛及己妙語橫生又將龍眠擡高忽又疑他評畫時亦是醉語將一醉字弄玩如宜僚之丸隨心高下眞聰明臻於極地

書蘭亭敍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使。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郄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邱。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玄孫。唐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辨才詰之。固稱游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此特一段蘭亭之補註無甚意味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觀。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閤下。觀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蹻然。與時自至。蹻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眞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疏。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泰豆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敝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觀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觀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七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

厯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邦。而觀邱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卻水。王侯不遺士。觀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閤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此亦干人之書。才士之所不免。然論東西漢之士。眞識高於頂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閤下。觀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册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斂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靑紫。爲宗族榮耀。而己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觀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

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翟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遊焉。然觀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遊之間。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觀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訩訩。而易其行。觀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咋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幷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語頗歷落有致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閣下。觀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

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輒款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閣下於遊從之間。得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覩未嘗一望閣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峨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德。以爲贄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閽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觀與閣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贄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閽人莫識其面。而閣下獨見其骫骳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閣下之知觀。觀之受知於閣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閒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旣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間疏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觀與閣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閣下裁之。

文頗自占身分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觀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觀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於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當節藥。愼護飮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藥所療疾其過適所以爲疾的是名言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輒悔尤。常恐一旦蒙屏絕。則內傷先人之明。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茲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閤下之門。由是無豫之跡矣。觀之去門下。於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卻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數。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疎。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行文有激昂之氣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

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

曰。唯唯。

此文挾有奇思施以壯釆不克以爲泉奇矣不克以爲泉乃更奇然無一誘字無一脅字則不克不暇均無着落不克爲泉者人誘於西湖之明媚不留意於泉所以不克不暇爲泉者人脅於江潮之澎湃不重視於泉所以不暇用思之刻深大是聰明人吐屬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淸泠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游。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歇。雲爲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膊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

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爲寒。四無人兮誰與言。齎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文有奇氣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旣以其父宜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於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於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蠟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荄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學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可。蒔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究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眞。蔽於塵幻。由是清澈而升者爲想。濁汚而墮者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

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懽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爲記。余旣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幷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郡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浮屠之言蓋謂心自心物自物所謂善想者以芝生適在廬墓之時芝本無情而自廬墓之善想者觸之卽據以爲瑞由己生耳譬如爲不善者已蓄惡情果有不祥之物適當其前人卽以爲此惡情之感召也所謂天下之物皆吾心者蓋謂祥與不祥皆心造也果善惡畢寂情想究空則芝瑞亦復何有此卽莊子彼是俱忘之義也少遊湛深佛理能敍僧言安有不知不過不欲將產芝之瑞應當面抹殺耳自是行文應有之例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笑語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覯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爲留數十日。

余旣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襪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棋。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與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逮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淸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敍遊從本末之迹。幷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一味使才行文頗乏靜氣

送馮梓州序

上卽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卽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冤。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卽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愼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良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尙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乎。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奸。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於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爲序贈之。

此文若出之歐公必吞咽不肯吐露如此

宋史秦觀傳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為兼國史院編脩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寺。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淮海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三七九三⑥


商務印書館出版